

世界文叢

在魔爪下

(美國) 赫姆林·加蘭等著



目 錄

在魔爪下·····	〔美國〕赫姆林·加蘭·····	一
選舉·····	〔美國〕詹姆士·依·堪培爾·····	二八
一個夏天的悲劇·····	〔美國〕阿爾納·邦當·····	三九
奧斯卡·傑佛遜·····	〔美國〕約翰·奧·基倫斯·····	五七
世道·····	〔美國〕艾伯特·馬爾茲·····	一〇〇

在魔爪下

〔美國〕赫姆林·加蘭

「順着大路，連綿不斷的帆布篷馬車緩緩前進，它們出現在東面，消隱在西邊高地的後頭。我們這些孩子老是在捉摸：它們到哪兒去，它們又幹嗎要去呢。」

這是秋季的最後一天，也是冬季的第一天。整天，草原上農場裏的莊稼漢在他們那廣闊平坦的田地裏走來走去，冒着隨降隨融濕透了他們皮膚的雪——整日地幹着活，不顧那不斷襲來的挾着雪的疾風，不顧那濕漉漉淒寂的雲，也不顧那田畦裏柏油似的又黑又黏的爛泥。

套着濕淋淋鞵具的馬，表現出了馬所特有的那種不可思議的任劳任怨的耐心，默默地一搖一晃地走過來走過去。成天都有雁羣展着翅膀斜刺着順風飛來，一面還亂叫亂鳴，彷彿

拂後面有敵人在追趕。牠們脖子伸得老長，翼膀張得大大的，順着風兒，不一會便飛得無影無蹤了。

犁耙後面有個農民，雖然雪落在他那破破爛爛的大衣上，冰冷的濕泥黏住他那重甸甸的靴子，像腳鐐似的絆住他的腳，然而，他依然衝着迎面來的強風吹他的口哨。白天一點點過去，雪也不再融化，只是躺在耕過的地裏，停留在收割過的莊稼的殘梗中間，到後來，每耕過一壟，這壟地給早先犁過的田地和灰色的殘梗一襯，就顯得又黑又亮，跟黑玉似的。夜幕開始垂下，飛得低低的雁兒也悄悄地降落在附近的玉米地裏，斯蒂芬·康司爾却還在幹活，想犁完這塊地。順風的時候，他坐上他那架輕車犁，逆風的時候便下來走。他弓着身子坐在犁上，頭上那頂帽子的邊都垂了下來，他覺得很冷，可也很愉快。這時他給那四匹馬打起氣來了。

「繞過來，孩子們！——再繞過來點兒！我們得犁完這塊地呀。過來，但恩！走穩點兒；凱蒂，——也穩一點！別使性兒啦，吉蒂。活兒很札手，可是還得幹哪。得！得！往前走哇。比德！別讓凱蒂把你的橫木頂到車輪上去。再來一圈！」

牠們好像懂得他的話，知道這是最後的一圈似的，這回更賣力了。

「再來一圈，孩子們，我告訴你們，犁完就有燕麥吃，有暖和舒服的廐房住，大家都可以好好休息啦。」

等最後的一壟地犁好，天已經黑得看不見房子，雪也重新變成了雨。這個又累又餓的人看到了從落光了葉子的樹籬縫裏射過來的廚房裏的燈光。他使勁喊：「得做夠六個人吃的飯啊！」

等他把雜活兒幹完，準備吃晚飯時，已經快八點了，他小心翼翼地繞開爛泥走着，忽然眼前出現了一個高大的人影，這人打招呼似的咳了兩聲。

「你要什麼？」農民問，心裏嚇了一跳。

「呃，您知道，」那陌生人低聲下氣地開口道：「我們想找個地方過夜。這二哩地裏的人家都問過了，可是誰也沒有房間給我們住。我老婆快要病倒了，小孩子又凍又餓——」

「哦，你要住一宿，是嗎？」

「對了，先生；真是太感謝了，如果——」

「嗯，叫人家挨着餓走開，這我可不能習慣，特別是在這樣的夜晚。把車子趕進來吧。我們家裏不算富裕，不過像這樣的——」

可是那陌生人已經不見了。不一會兒，他那幾匹冒着水氣的疲乏不堪的牲口便搭拉着頭晃動着橫木，經過井邊往小路旁的屋子走來。康司爾站在馬車旁邊，把兩個半睡半醒的小傢伙抱出來，又把一個懷裏抱着嬰兒的瘦小的婦女扶下馬車。

「往前走吧！」他高高興興地衝着孩子們嚷：「這會兒咱們可好啦！一直往那邊屋子跑吧，告訴康司爾媽媽你們要吃點兒東西。就打這兒走，太太，盡量靠右邊。我得去拿個燈籠。來吧！」他對身旁那羣呆呆地不作一聲的人說。

「媽媽，」一走近那散發出香氣灑出溫暖的燈光的廚房，他就嚷嚷起來，「這兒有一家過路人，想找點東西吃，找個地方過夜。」話還未落音，他就把他們都推到屋子裏去了。康司爾太太是個身量高大、快活、相貌平庸的女人，她一把抱起了兩個孩子：「進來吧，你們這兩隻小兔子，快睡着了吧，是不是？來，每人先喝一杯牛奶。茶馬上就可以煮好。把東西放下來坐到火跟前去吧。」

她這邊在給孩子們喝牛奶，那邊康司爾便拿了燈籠到馬棚裏去幫陌生人卸車餵馬，他那洪亮而愉快的聲音在乾草堆跟馬房之間震響着。

那個婦女走到燈光底下，她矮小、膽怯、面色沮喪，不過儘管瘦弱而憂愁，却還是挺漂亮的。

「天哪！原來你們今天是打清水湖走泥路一直來到這兒的！哎呀呀！那你們準累得夠噲。別等男人家了，嗯——」她打住了，等對方把名字告訴她。

「赫斯金斯。」

「赫斯金斯太太，坐到桌子跟前好好的喝口茶吧，我去給你們烤點兒麪包。這是綠茶，還不壞。我跟康司爾說我上了年紀，就不怎麼喜歡『小海森』牌，也不喜歡『火藥』牌了。我要真正的綠茶，就跟剛從樹上摘下來似的。總覺得綠茶味兒更醜些，其實也不見得。康司爾還說這完全是我瞎說呢。」

就在這樣和諧的氣氛中，康司爾媽媽很快就讓孩子們肚子裏塞滿了麪包和牛奶，使那個女人覺得跟在家裏一樣，她吃了點烤麪包和西瓜脯，這會兒在呷着茶。

「瞧這班小耗子！」康司爾太太跟孩子們打趣起來了，「他們肚子裏這會兒撐飽了，想睡覺了吧。得了，你不用起來，赫斯金斯太太；你只管坐着，讓我來照顧他們。我可懂得這些小把戲，雖然眼下身邊一個也沒有。琪恩是去年秋天出嫁的。不過，就像我跟康司爾說的，幸好我們身體還健朗。坐着吧，坐着吧，赫斯金斯太太；一根小手指我也不要你動。」

坐在溫暖樸素的廚房裏，主婦那愉快的談話又把無力而狡猾的風的吼叫擋在門外，使它勁使不出，這真是一種無上的快樂啊。

小婦人的眼眶裏充滿了眼淚，淚水滴落在她懷裏熟睡的嬰兒身上。這個世界畢竟還不是那麼淒涼、冷酷和沒指望呢。

「我希望康司爾不至於待在外面談一整夜的政治。他最能談政治了，還唸『論壇報』呢。這娃娃多大啦？」

她突然改變話題，低下頭去瞧那嬰兒的臉。

「兩個月零五天，」母親說，這種精確性是只有做母親的才會有的。

「真的嗎！真看不出！這可愛的胖小子！」她一邊說，一邊用她那胖都都的手指去呵嬰兒的胳膊窩。

「這麼遠一路走來，真是夠辛苦的——」

「是啊，是這樣的；一個人不能移山啊，」康司爾說着進了屋，「媽媽，這是赫斯金斯先生，從堪薩斯州來的。他的莊稼叫蝗蟲吃了，不得不逃出來。」

「歡迎歡迎！——爸，把水盆裏的水倒掉；讓他洗洗臉。」

赫斯金斯是個高個兒，臉很瘦，很陰鬱。他的頭髮跟他的外套一樣，是紅棕色的，而且彷彿因為風吹日曬，也有點褪色。他那張缺少血色的臉雖然嚴厲而堅強，可不知怎的總顯得很悲傷。人們看到他稀稀的黃上髭下面那張嘴的輪廓，就會感到他受過不少苦。

「艾克還沒有回來嗎，莎莉？」

「沒看見他。」

「好吧，坐上來吧，赫斯金斯先生；放開肚子吃咱們的粗東西吧，東西不多，可咱們也靠它活下來了——她還長胖了呢。」康司爾笑着說，一面用大拇指點點他的老婆。

吃過晚飯，娘們把孩子帶到牀上去，赫斯金斯和康司爾坐在巨大的燒飯爐子旁邊繼續聊天，水氣打他們的濕衣服上冒出來。康司爾用西部的方式直爽地談了許多他自己的事，也從客人那兒聽到了不少事情。他問得很少，不過一點兒一點兒，赫斯金斯的鬥爭和失敗的經過全談出來了。這是個可怕的故事，可是他談得很平靜，他的胳膊支在膝頭上，兩眼幾乎一直盯住爐子。

「不過，我不喜歡那個地方，」赫斯金斯說，身子畧爲擡了擡，對他的妻子瞥了一眼，「我是在北印瓊尼呆慣的，那兒有很多樹木，雨水也很充足，所以我不喜歡那片乾燥的草原。最使我生氣的是老遠一路走來，所經過的這麼多肥沃的土地全都荒蕪着。」

「這麼說來，是蝗蟲吃了你四年來親手經營起來的一切，是嗎？」

「哪裏是吃，簡直是一掃光！牠們看見綠的就嚼。牠們還想等我們死了好吃我們呢。天哪！我老是夢見牠們停在牀頭上，足足有六呎長，磨着牠們的大嘴。牠們連又把兒也給吃了。後來沒東西吃了，牠們就滾在一塊兒，就跟冬天的雪球似的。唉，沒有用，就算講一個冬天我也講不完。可是同時，我的腦子裏老是不能想不到這兒沒人耕種的土地，我想

我應該到這兒來而不該留在那倒霉的地方。」

「那麼，爲什麼你不停下來在這兒安家呢？」剛剛回來這會兒正在吃晚飯的艾克問。

「很簡單，你們這兒的荒地要十塊、十五塊錢一畝，可是我沒有錢。」

半晌沒有人說話。那邊，康司爾太太的聲音響起來了。「是的，家裏的活兒都是我自已幹的。我太胖了，成天站着真累，可是我們僱不起人，所以還得拚着老命幹，就跟匹跛了脚的馬似的。我的腿真是不管用了，我跟康司爾說他可不曉得我的腿多麼不行，連我自己也說不上哪條腿好一些。」說到這裏，這個善良的人因爲自己對自己的嘲諷笑了起來，同時，她抓起一把乾麪粉，灑在麪案上，好使生麪團不致於黏在上面。

「我呢，身體一直都不怎麼結實，」赫斯金斯太太說：「我娘家是加拿大人，骨格都很小，我生了這個最小的以後，身體一直都沒有復原。我不喜歡抱怨訴苦。如今娣姆也受夠了罪——不過這個禮拜以來，有幾天我真想乾脆躺下來死掉算了。」

「喂，你聽我說，」在爐子這邊的康司爾用他那和氣的大嗓門使大家安靜下來，「我要是你的話，至少也要到鎮上去見見勃特勒。我估計他會把地很便宜的租給你種的；那兒

的田都荒了，房子也塌了。他急於要租出去讓人家明年耕種。這是你的好機會。不過，你先上牀，孩子似的甜甜的睡一覺吧。我還有幾塊地得犁呢，然後我們再看看怎樣幫襯你。艾克，你出去瞧瞧馬兒怎麼樣，我來領他們上牀去。」

當這對疲倦的夫妻躺在牀上人家慷慨地挪出來的被窩裏的時候，赫斯金斯先聽了一陣屋簷下的風聲，然後用緩慢嚴肅的聲調說：

「世界上真有些善良得有資格做天使的人哪，他們只消兩眼一閉死去，便是天使了。」

二

吉姆·勃特勒是西部的一個所謂「有地沒錢的人」。洛克河這個小鎮剛剛建立，他就來到了這裏，在蹩腳地段的一所小房子裏開了一家本小利薄的食品雜貨舖。在這個時期裏，他掙了錢一個子兒都不敢胡花，起早摸黑的揀豆、煉黃油，趕了運貨車來回於車站與舖子之間。可是第二年的年底他有了一個變化，他以來價的四倍賣出了一塊地。從那時

起，他相信地產投機是最穩當的致富之道。買賣裏省得出來挪得出來的每一分錢，他都用來購置人家拍賣出來的地皮，或是接受別人的地皮抵押，他老這樣說，地皮「就跟小麥一樣穩妥啊。」

農場一個個的落到他的手中，到後來，大家都公認他是郡中最大的地主之一。抵押給他的地遍佈整個悉達郡，這些地慢慢的然而也是不可避免的落到他的手裏，可他總設法讓以前的主人給他當佃戶。

他倒不急於取消抵押品的贖取權；說實在的，他在鎮上還有「很好說話」的名氣呢。他讓債戶一次次拖延下去，只要可能就把期限放寬。

「我不要你的地，」他說：「我貪圖的只是我那筆錢的利息罷了——就是這麼回事。如果你要留在農場裏，那麼，我可以給你一個機會。我可不能讓田地荒在那裏啊。」這樣，主人往往就留在農場裏，當了他的佃戶。

在這同時，他把他的店盤了出去；他不能把時間耗在這上面；他現在成天不幹別的，逢到下雨天就在鎮上各處坐坐，一面抽煙，一面跟伙伴們「吹牛聊天」，不然就是趕

了馬車到他的各個農場去看看。釣魚的季節一到，他便花許多時間在這上面。格林姆斯大夫、本·艾許萊和卡爾·支坦姆是他出門釣魚和打野雞、松雞時的老搭檔。到了冬天，他們便到北威斯康星去獵鹿。

儘管有這一切生活安逸的迹象，勃特勒還一口咬定他「連交地價稅的錢都沒有」，總想盡方法要人家印象中覺得他挺窮，儘管他有二十個農場。有一個時期人家說他擁有五萬塊錢的財產，不過近來地產買賣比較沉滯，大概也值得那麼多了。去年，一片很好的赫格萊農場跟往常一樣落到了他的手中，可是他還沒能找到一個佃戶。可憐的赫格萊曾經賣命似的幹了大半輩子，想把抵押出去的地贖回來，可是終究失敗了。他現在到達科他州去了，留給勃特勒的是他的農場和他的詛咒。

這就是康司爾勸赫斯金斯租的那個農場；第二天，康司爾就把車子套上馬，到鎮上去見勃特勒。

「你讓我來跟他談判好了，」他說：「他準是不知坐在哪兒的鹽桶上磨他的褲子；如果讓他覺察到你有意思要這片地，他準得狠狠地敲你一下竹槓。你只消閉着嘴就行了，讓

我來跟他打交道。」

勃特勒是在本·艾許萊的舖子裏大談其釣魚經，康司爾裝做無意似的逛了進來。

「嘿，勃特；又在吹牛啦，啊？」

「嘿，斯蒂夫！這陣子怎麼樣啊？」

「哦，湊合。這幾天的雨真他媽的下得太多。我昨兒晚上就覺得地要上凍，而且不到春天不會化。幸好我把地全翻了，真險哪。你農場上這幾天怎麼樣啊？」

「糟得很。連一半都還沒犁完。」

「假如你親自下地動手，那才了不起哪。」

「我不必下地。」勃特勒說，擠了擠眼。

「赫格萊那塊地找到主兒嗎？」

「沒有。知道有什麼人要租嗎？」

「嗯，不；不能算真有人要。我在密契根有個親戚，他倒是想到西部來待一陣子，不過又拿不定主意。如果他能找到一塊好地，那他可能會來。你那個農場準備怎樣？」

「嗯，我還不知道呢。我打算把它租出去，分收成，或是收租錢。」

「那麼，租錢是多少呢？」

「嗯，就算地價的一成吧——二百五十塊錢。」

「嗯，那還不壞。等他打穀時再交，成嗎？」

赫斯金斯熱切地聽着這些重要的問答，而康司爾却滿不在乎地在吃一隻用刀子從桶子裏挑出來的乾萍果。勃特勒仔仔細細地打量起他來了。

「哼，那我就得吃虧二十五塊錢的利息囉。」

「我的親戚爲了秋天能有好收成，得把他掙來的錢都用到地裏去呀。」康司爾還是那樣冷冷地說。

「那好吧；就等等吧！」勃特勒最後說。

「好，這就是要租地的人。叫赫斯金斯，這是勃特勒先生——可不是本①的親戚啊

①本傑明·勃特勒 (Benjamin Franklin Butler, 1818—1893) 是美國有名的律師和將軍。小說中的地主也姓勃特勒，故有此語。

——他是全悉達郡最勤快的人。」

在回家的路上，赫斯金斯說：「我還是不行啊。這個農場我是喜歡的，是個好農場，不過它精精光光的，而我也精精光光的。只要給我一點點機會，我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好農場。可是我既買不起農具牲口，又沒有種子。」

「唉，這你用不着操心，」康司爾在他耳朵旁邊大聲說道：「我們來幫你度過難關，一直到你打下糧食爲止。他打算僱人犁地，在這上頭你可以掙他個一百塊錢，種子嘛，你只管用我的，等你有了錢再還我好了。」

赫斯金斯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可是最後他又說：「我連吃的都顧不上呢。」

「唉，這你也不用耽心了。你就把老斯蒂夫·康司爾的家當你的家吧。有你老婆和孩子在身邊會給康司爾媽媽帶來很大的安慰。你瞧，琪恩不久前出嫁了，艾克又常常出門，要是你們今年冬天能住在我們家裏，那我們可真是太高興了。到來年開春，咱們再看看怎麼樣幫你一切從頭搞起來。」說到這裏，他吆喝起那幾匹隨着車子的辮辮聲而奔躍前去的馬兒來了。